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憲問篇〉第十三章。

【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。信乎。夫子不言。不笑。不取乎。公明賈對曰。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。人不厭其言。樂然後笑。人不厭其笑。義然後取。人不厭其取。子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】

「下論〈憲問篇〉專談人的行為，不僅對弟子的問答，孔子也批評人，但不是一般人的批評，普通人的毀譽都太過了，孔子心存忠厚，意在言外，這是一點。看人說話，要知道他究竟如何說話，文理有講不通處，要知道什麼緣故，不可硬講，這是第二點。再者，聽了以後必須學，聽一段學一段，學問就進步，不悟也能上正道，也有用處，這是第三點。」

「注子不是人人眾說都對，自漢以來紛爭很多，我們有什麼學問可以判斷？只是採取合於時代的說說，注子當中連名字也有錯的，地名也是如此。」

『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』，「孔子問公叔文子，文子是衛國人，衛國在河南一帶。有人說公叔文子是大夫，有注解說是衛國國君的子孫。有人說名拔。現今的字不同於從前，孔子當時為大篆，如今的己巳巳都不同。為文著書，你們必須先想明白，不可隨意落筆，若付印就難改了。多數人主張名拔。孔子問公明賈，這個人怎麼樣？國家的家，古音姑，所以必須念今音，順俗念也可以，明古音羊」，這是古今念的音不同。「魯衛之政，兄弟也，地方鄰近彼此有往來，所以孔子問公叔文子。」

『信乎！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』「信乎！你信了吧，信什麼事？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，夫子，是孔子稱公叔文子。不言，不隨便說話，今人到處演說，言多必失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孔子也說：敏於事而慎於言，所謂惟口出好與戎，壞在說話上。這是第一條。民國以後才開始學多說話，與外國人學的。」

「再者，不笑，齶肩諂笑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，很輕薄，大家可以學，即之也溫，不能見面就笑。今日提倡笑，見長者笑不恭敬、不肅敬，有如倚門賣笑，笑為了賣錢，我們不當這種人。」

「第三不取，一介不取，不能隨便要人的東西。孔子與公叔文子不熟，耳聞如此，不大敢信，所以問公明賈，汝信乎？為什麼不信？因為不容易做到，沒有相當的修養功夫，很難做到。」

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君子要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溫和而不是笑。聽其言也厲，說出話來有規矩，絕不隨便。看京戲，你們是白看，不只聖人不亂笑，演戲的正派角色也不亂笑，三花臉才笑。今日隨便笑，跟外國人學。臨財毋苟得，也不容易，還必須不離和。但是禮之用，和為貴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所以孔子主張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禮關係一切大事，所以孔子見老子，不問道，只問禮。和要不違禮」，和，但是要不能夠違背禮，能夠如禮的和，這個才行。「如包拯笑比黃河清，所以權貴懼憚他，不敢與他做政治買賣。」

『公明賈對曰：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。』

「公明賈對孔子說，說話的人說的過了分寸，過了火，太嚴重了。夫子是公明賈稱文子的話。」

「公叔文子雖沒這個樣，卻能做到，時然後言，到該說話時他才說。所以人不厭其言，厭，討厭，雖然說了話大家卻不討厭他。講演，一上台不能就笑，也不能板著臉。」

『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』。「樂然後笑，樂有音悅、樂二說。」樂這個字有悅的意思，也有樂的意思，有這兩種說法，快樂或者喜悅。「奏樂時，歡樂心暢時有笑容；再者是有快樂的事，該笑的時候就笑。笑有若干種，苦笑、冷笑等，戲中的笑就有若干種，唱戲的笑，錯一點都不行。戲是藝術的下節，卻能勸化人，所謂說書唱戲勸人方。這裡的樂然後笑，採取快樂的樂讀音。快樂時笑，人不厭其笑」，快樂的時候笑，「人不討厭他的笑。」

『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』。「義然後取，取東西不是不取，義然後取，義，事情合宜的意思。大家公認該怎麼辦就取，人不厭其取，人們不討厭他的取。」

「因為不討厭的緣故，所以有人說成公叔文子，是不言、不笑、不取，這個樣子。」

『子曰：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』「孔子說其然，這樣啊！豈其然乎，豈乎就有疑惑的意思，到這樣已經很難了。」

「大家可以學這三條，諸位要學禮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